

啞行者 訪華歸來話今昔

蔣彝口述 殷志鵬筆記

七十年代雜誌社

啞行者 訪華歸來話今昔

蔣 彝 口 述

殷 志 鵬 筆 記

七十年代雜誌社

· 版權所有 ·

啞行者訪華歸來話今昔

蔣 彝口述・殷志鵬筆記

七十年代雜誌社出版

香港文咸東街八十三號三樓

電話：5-458564

大千印刷公司承印

香港英皇道芬尼街二號D

1976年3月初版・定價港幣一元



蔣彞先生參觀大寨公社時攝。



國畫：「南京六朝松」，是蔣彝先生的近作。



一九七五年五月，蔣彝先生訪華期間與吳有訓（中）、嚴濟慈（右）合攝於中國科學院門前。



蔣彝先生所著「日本畫記」封面。

四十二年前爲什麼要離開祖國？

這話說來就很長了。我是一九〇三年五月出生於江西九江廬山腳下。我的母親在我五歲時就病故了。我的祖父母都生於一八五〇年前後。我是由祖母撫養大的。因我祖父不喜滿清入主中華，一生常穿明代服裝。一八九五年，李鴻章主簽屈辱的馬關和約，結束了中日甲午戰爭。祖父對此事氣憤異常，常常痛罵。那時我年紀太小，不懂事，等到我十歲左右，祖父就常常講說滿清怎樣腐敗、日本鬼子在北京奸淫搶殺行爲，有時也提到中英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他贊成太平天國起義，痛惜這運動的領導人不和而失敗。祖父一生最惱恨的是九江被英國要挾開爲通商口岸之一和九江沿岸一帶變爲租界。我十一二歲常常扶着祖父沿江散步，祖父走乏了，租界上公設的坐櫈，不許華人坐。我那時幼小心靈，異常痛恨外侮的欺壓。同時我們九江親戚如張鴻飛烈士、黃遠庸及我的舅公蔡公時，都是同盟會中人。我還記得一九一〇年孫中山先生路過九江，那時住在九江的林森、吳鐵城都往迎接。可惜民國成立不久，北洋軍閥袁世凱奪取總統職位，繼而稱帝，隨後又有張勳復辟，軍閥割據，頻年戰亂，民不聊生。日本政府無理提出二十一條件，當時賣國賊曹汝霖、陸徵祥居然準備接受。幸而北京學界發動五四運動，堅決反對。我自幼即飽受弱國之苦。那時我正在九江第三中學唸書，就參加五四運動，遊行抗日。聽說中國將被列強瓜分，常常流淚，因此常懷救國之心。

自幼常 懷救國 之志

一九二二年考入南京東南大學，那時高唱「科學救國」，我就選學化學。不料一九二三年齊燮元與盧永祥兩軍閥發生江浙之戰，東大停課。我就利用機會到廣州去看先兄大川，他那時担任李烈鈞將軍的秘書長。從廣州又到海南島住了一個多月，後來回東大。畢業後，本想去德國繼續學習顏料製造，但家貧籌不到路費。那時候國內北方軍閥猖獗，廣州中央政府乃興師北伐。一九二六年北伐軍總司令部駐紮江西南昌。江西省政府改爲江西省務委員會，江西教育廳改爲江西省教育討論委員會。那年吳有訓博士同我都被任爲教育討論委員會委員。會務結束後，我不同意段錫朋在江西組織A B團，所以我就參加北伐軍前敵總指揮部先遣司令部，由江西南昌出發至玉山，經浙江江山、滁州、金華、嚴東關各地一直打到杭州、上海、蘇州。在上海電車裏碰到嚴濟慈博士。當時他担任真茹國立暨南大學理學院長，就約我去充任化學講師。教了不到半年，日本忽然出兵佔領山東濟南，中央政府特派我的舅公蔡公時爲山東省交涉員。舅公當晚乘車來上海與先兄大川商量，要我去做隨員，我因須向暨大校長請假，未能同日同車北上。誰知舅公及同行十餘人未入濟南城即被日軍全部殺害，造成五卅慘案。

又過了半年，因工作關係，我被任爲安徽蕪湖縣長。那時做蕪湖警備司令的是岳維峻，他剛從馮玉祥國民軍改編過來的，他的士兵並無整套軍服，又無軍紀。一天清晨我的公安局長捉到三個白晝搶劫大街某錢莊的盜匪，從他們的身上搜出都是岳維峻的士兵徽章。岳是當地警備司令，馬上打電話要我三個盜匪送到警備部去。我以爲他會重辦，誰知第二天清晨他却把這三個盜匪派在該錢莊站崗，駭得全城人心惶惶！我當時無法可想，只是痛罵軍閥又橫行了。我從政是想替老百姓服務，誰知反而

害民！

不久，安徽省主席改換了石友三，他原是一個土匪軍閥，即刻與孫傳芳勾結，反攻奪取南京，同時改駐蕪湖的鮑剛軍隊譚變，鮑派一營士兵把縣政府包圍，準備把我捆着帶走。幸而南京援軍到達，乃解重圍。那時政局一場胡塗，人民痛苦萬狀，救不得，走不得，過了幾個月我又被調到江西九江當縣長。九江是我出生地，當然我盡力爲民。那時江西省主席是魯滌平，他是譚延闓部下，駐紮江西的軍隊全是湘軍，軍長是譚道源。有一天，譚軍的一輜重營在江西高安兵變，把營長打死，將全營輜重夥分後四散。誰知譚軍參謀長特來九江要挾九江縣府賠償損失。他的理由是：九江乃交通要道，叛兵必流落九江，款項亦在九江，要縣府搜羅歸還。我反駁他不自束軍紀，縣府何能負賠償之責？該參謀長老羞成怒，說縣府不負責，他們就派兵四鄉搜刮。我見到如此目無法紀，立電省政府制止，那時省主席又換了熊式輝，竟無回覆，而譚兵下鄉騷擾不堪。我爲這樣目無法紀、禍國殃民的事情痛哭兩夜，毫無辦法。

政治腐敗，決定辭官

九江是個通商口岸之一，原有美孚洋油池、亞細亞洋油池躉站。後來美國德士古公司發展，也想在九江建立油池，但他們不依法向九江縣政府申請，却私向九江商會及地痞賄賂勾結，花了不少的錢。我依法禁止建築油池，德士古經手人就向南京美國大使館投訴，請與南京中央政府交涉。那時外交部長王正廷不究原委，居然電令申斥九江縣長，沒有敦睦邦交，通融辦理。當時駐九江警備司令郭少陽曾是熊式輝的參謀長，因別事借題發揮，竟用武力來干涉縣政。我是文官，不應受當地武官欺侮，遂電熊主席力爭，結果不但受諒解，反而受到申斥而被另調他縣。我前後思

量：政治如此黑暗腐敗，全無爲國爲民誠意，北伐軍打倒了舊軍閥，而新軍閥繼之興起，乃決定辭職。

我那時只有三十歲。當時我的一位中學同學羅長海在英留學，來信力勸我去英。多方籌措，終於成行。想到我自有生以來，目擊人民苦況，與自身經過，必須充實自己知識，觀摹西方政治以爲將來之用，那時乘海輪漫吟一絕云：

管寧浮海非逃世，梅福辭官豈近名？

我挈孤懷成獨往，冰輪初展海天清。

爲什麼去國四十二年之久都沒有回去看看呢？

這點很容易答覆。我出國是自費，經濟不充足，本來只能留住一年。既到英國，就得拚命學英文。忽然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要找人教中文，我被推薦，因而可以多留些時日。不久，日本在佔領東北後，又進一步推出殷汝耕在華北組織僞政府。後來日軍又用計炸死張作霖，並開到華北，那晚張學良還在北京舞場跳舞。我在倫敦想起，義憤填膺，口占一絕云：

大錯真能鑄九州，燈前歌舞尚風流；

中華史上無降字，祇有將軍號斷頭。

直至一九三六年末一九三七年初日本正式侵華，中國共產黨聯合全民呼籲抗日，國民黨政府乃撤退到重慶。一九三八年，先兄大川隨軍到重慶去世。聞日軍佔領九江時，將我家老家搜刮一空，蕩然無存，我那時自難回去。其後歐戰風雲日緊，日空軍突炸美國珍珠港，因而美國正式加入戰爭與英法同盟，中國亦變為同盟國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劇烈時期，我更無法回國看看。那時在英國倫敦有一件使我最興奮之事，就是自一九四二年中國與英法美結為同盟國，英法美宣佈取消在中國的治外法權，而在倫敦市中心看到中國國旗第一次與英法美三國國旗同時升起，非常快慰。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我就轉到美國來，認為回國機會到了。誰知日軍投降之日重慶中央政府毫無準備，專派一批無知流痞前往華南、華中、華北接收，在上海各大城市肆行敲詐，

戰後轉赴 美國，仍 無法回國 探親

人民叫苦連天，比日軍佔領時還要厲害。幸有中國共產黨解放軍拯民出於水火，建立新政府。國民黨人和蔣介石逃之夭夭，逃到台灣去，號召重振旗鼓，打回大陸。他們不知道美國派有第七艦隊駐紮台灣海峽，名為保護台灣，實則限制蔣軍行動。那時美國國會有一參議員麥卡錫堅主壓服非美活動（Non-American activities），我們做華人的更無法回國，以是遲了四十年之久。

我來美國後，不久就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中國文藝，尚能餬口，可是不能離職很久。直至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後，一般人士紛紛請求回國觀光。我當時也想去，但在哥大退休後，即往香港中文大學及澳洲國立大學教書，不易成行，同時想到中美初次開始交往，國內的接待工作應接不暇，所以等到一九七五年才請求回國探親觀光。

這次在中國的旅程和見聞

與親人久
別重逢，
熱淚盈眶

我今年（一九七五）四月十二日飛到香港，十五日由香港乘車到深圳，再轉車到廣州，在那裏住了一夜。那天正值廣州春季交易會開幕，由中國旅行社謝拱厲和宋文偉二同志帶往參觀後，就乘民航公司客機飛往北京。

到達北京機場時，已下午六時許。天已黑了，我遠遠聽到喊「爹爹」的聲音，使我心房跳動得厲害。近機場入口時，看到一羣跑到身邊接我的人們。第一位是我一九三三年在英國倫敦的同學侯桐同志，他剛從紐約聯合國回來，第二位就是侯大嫂，第三位是中國旅行社北京總社派來接待我的楊樹田同志；其餘是我的大女小燕及女婿譚鉅生帶同他們最小的男孩挺挺，特地從南昌到北京來接我；還有二女健蘭和女婿劉迺崇帶同他們兩個男孩宗武及小羣。這一霎那，不禁使我驚喜莫名，老淚縱橫。

我這次回國的最大原因是探親訪友並觀光各地。我一九三三年匆匆去國，就把小兒女丟下來，那時大女小燕不過五歲，二女健蘭祇有一歲半的光景。隔別了四十二年，她們當然不認識我，我也不知道她們是什麼樣子。當我留居英國及美國時，天天聽到國內戰亂不堪的情形，時時想到她們災難重重的痛苦，不知怎樣過活，曾寫了下面兩首小詩：

斫地呼天歌莫哀，逼人風雨自東來；

一腔熱血從何灑，祇剩悲涼到酒杯。

又

聽說潢池尚弄兵，如山憂患豈能平；
覆巢今更無完卵，怪爾嘈啾燕雀聲。

隔了四十二年，一旦看見親生的二女，恍如隔世，怎能不熱淚滿眶！看到她們面豐體健，知道近二十幾年來國家待她們很好。小燕在南昌一小學教書，鉅生任江西省立師範附中教員。健蘭在北京市地安門中學教書，又是一個赤腳醫生；迺崇則在文化部靜海幹校新一連任職。三個孫兒宗武、小羣及挺挺都在中小學唸書，成績都不錯。我心中快慰，沒法形容。

最使我感動得厲害的是我的二女和二婿的學校當局，聽說他們要來接待四十二年未見過的父親，特別給予他們兩個月的假，並不扣薪資。這是世界所謂「最先進工業國家」都辦不到的。本來打算在北京健蘭家中居住，不過我要往各地參觀，有許多交往接待不方便，所以由楊樹田同志安排在北京華僑大廈住下。有好些日子我隨同二女女婿及三個外孫兒乘坐北京公共汽車，人總是擠得滿滿的，可是他們看出我是華僑，就起來讓座給我，我自己不服老，只有很感謝他們的好意。我也時常同女兒女婿及外孫兒隨便出外吃小館子，非常的自由自在！

我在北京來來往往住了二十多天，侯桐同志不久要飛往紐約開會，我就同他夫婦二人及他的大小姐和孫女與楊樹田同志連同我的二女全家同遊長城。先到八達嶺，然後登上可遠望的城壘最高處。他們都覺得我年已七十二，不能上最高處，我却兩端都爬上去了。第二天，我們又去同遊頤和園。當

時即景吟詩一首云：

昆明湖畔知春亭，多少宮人血淚零。
萬衆而今同笑語，游船點點是紅星。

第三天，侯桐願意同我一道去看山西大同北魏時代的雲岡石窟、雲岡煤礦廠、遼金時代所建的大小華嚴寺及九龍碑。口占一絕云：

大同郊外雲岡窟，拓拔首鐺北魏風。
細認千年刀筆處，鋤頭今不再行兇。（註）

在大同賓館住了三天後，就往陝西西安登大雁塔及乾陵進入永泰公主墓地，又往臨潼華清池，洗了一次溫泉浴，又遠眺秦始皇墓。據說此墓正在計劃開掘。在秦陵附近一土坑，發現人馬陶俑數千，可惜我們不能多留，沒有能看到原物。我們到半坡博物館一個大上午，管理員王慧茹同志告訴我們半坡基地代表六千年前人民集體的建築，掘出陶器不少，是代表新石器時代文化。最主要的是母系時代，男女

註：從前滿清及軍閥政府不會設法保管古物，以致盜賊用鋤頭搞破佛頭佛身出賣到歐美漁利，紐約市大博物館就有三座。現在雲岡石窟設立了保管所，是不會再有偷竊的事了。

不合葬，在那時以後父系就慢慢伸張起來了。

我們原定計劃到延安去看一兩天，但民航公司覺得天氣不太好，不能保證我們可以趕回北京參加五一勞動節遊園會，所以我們四月三十日就乘車又回到北京。侯同志忙着準備飛紐約到聯合國開會的事，祇有楊樹田同志陪我到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及頤和園去看各種歌舞及雜技等等一整天。據說同時舉行遊園會的有五六處，參加遊園的有四十多萬人，各方行動秩序井然，並沒有一點騷亂的事情，真是意想不到的壯觀！

拜會老 教授張子 高、吳有 訓、嚴濟 慈等

留住北京時，我同我的二女家小去遊過故宮，參觀過博物館，再遊頤和園，從後山進去，在諧趣園裏一小山頭作野餐，登祈年殿，上天壇及地壇各處。也去清華園拜見了九十一高齡老化學教授張子高先生。還拜會過從前北伐軍前敵總指揮部先遣司令部李明揚先生，「中國文學」英文本的編輯葉君健同志夫婦，中國科學院吳有訓、嚴濟慈兩博士，外交學院李鐵錚教授，中國美術院院長吳作人蕭淑芳夫婦，及文化局吳世昌夫婦。離北京最後一天，拜見到我的九江鄉長、一位八十高齡現任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許德珩先生。這些人都是我四五十年来不曾重會的，一旦重逢，情意殷摯，快慰莫名。

來到北京前，我已把我想看的親友及想去的地方，都先請侯同志與楊樹田同志分頭接洽。楊同志同我去山西大寨公社住了兩天，由革委副主任賈存鎖同志解釋及參觀新建梯田山洞等等。大寨在昔陽縣虎頭山下，從前年年有山洪暴發，水災旱災不斷，人民多住窑洞，常常被冲毀，無食無住處，到處逃荒流離失所。解放後，把太行山下一片不毛的黃土，變成新興的農田，是新農業的模範。全國各地

到處張貼「農業學大寨」的標語。我們到大寨時已有兩個非洲國家代表團在那裏參觀，還有一位法國農業專家住在那裏好久，作特殊研究。據說來到大寨參觀的共有過六十四個國家的代表團，墨西哥大總統也特別來看過。我在大寨時由賈存鎮同志帶到各處觀看，也去看過附近正在建造的水庫。後來我讀過一本「大寨的故事」，才知道大寨人民過去的災難困苦，解放後，大家認清楚要同心合力，起來阻止天災人禍，個個下決心學習求知並出力硬幹，把一片不毛的黃土變成加倍生產的良田。我深深感動，立即成一絕句：

一條藤上衆苦瓜，同心合力共鋤耙；
劣山惡水都變了，大寨黃泥處處花。

看到了中國文化的發源地——黃河

從大寨乘汽車到晉陽縣搭火車到石家莊，停了三個鐘頭。中國旅行社王保富同志在車站接我們，我請他在這三小時帶我參觀一下。石家莊我五十年前路過一次，那時是一個小村鎮，現在是河北省會，街道廣闊，兩旁及路中都栽植茂盛的法國梧桐樹。一共有六間最大的紗廠，每廠都有幾千上萬工人。因河北省一帶產棉最豐，故紗廠林立。人人有自行車，上工十分方便。王保富同志又帶我們去參觀加拿大人白求恩醫師墓園，白醫師是西人爲救中國的犧牲者，很值得紀念，我幸有此機會表示敬佩之意。

由石家莊搭車到山西太原，再轉車到河南鄭州。我特別要看的是黃河。黃